

參賽類別	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再次
<p>弟弟又開始發呆了，黯淡的眼珠停留在眾人之間的空隙，不曉得在思考什麼，方才還在揮舞的手腳緩緩垂下，他左腳的布鞋只穿了一半，右腳的則被踢飛老遠。</p> <p>她時常覺得弟弟是個發條娃娃，發條轉足時便精力旺盛，任人拉扯都阻攔不了他前進，而當發條轉盡時，活躍動作就嘎然而止，毫無預兆，總能把他人燃起的希望在頃刻間掐滅。</p> <p>母親的笑容消散，蹲下將鞋子拾回來重新擺好，拉著他的手要帶他再試一次，早療據點的老師也蹲下，湊到弟弟面前後以高音誇讚他方才將鞋子套在腳上的動作，鼓舞他再接再厲。</p> <p>遠望大人們洋溢溫柔氣息圍著連雙鞋都穿不好的弟弟，她不由自主地感到羨慕，細細計算下來，她擁有的僅有源於惻隱的關注。</p> <p>在適才的早療課程中，她與母親也一同參與，老師帶領弟弟拍擊鮮紅色的鈴鼓，母親則在一旁示範動作，一時間，鈴片相撞響徹雲霄，聲波將她往教室角落推去，她撞到牆後已避無可避，只能耐著性子忍受，弟弟對刺激置若罔聞，甩開老師禁錮的手後就在教室四處奔跑，老師喚不回來他，與媽媽討論後便換了其他教具，半小時的課程因這唯一的學生難以專注而中斷數次，終於熬到結束時，老師不再對弟弟下指令，轉而與母親促膝分析今日情況。</p> <p>母親專注聽講，頻頻點頭道謝，她才是這間教室中最認真勤奮的學生。她的家中只有母親一位大人，為了更好地照顧患有自閉症的弟弟，母親辭去城裡高階主管的職務，在住家附近找了間小公司就職。母親已經投入巨大成本，因此對任何事都盡心盡力。</p> <p>「妳弟弟很喜歡妳耶！」</p> <p>她抬起頭，沒想到早療老師會與她搭話，而這同時也是她從進來教室起獲得的第一份關注。</p> <p>早療老師像是看見了她的茫然，補充說道：「他在閒晃時都會看著妳，還會故意經過妳身邊。」</p> <p>聽完後，她咧嘴笑了幾聲以示禮貌。</p> <p>其實她也有注意到弟弟時不時就會轉過頭來，但從她的角度來看，弟弟雖然面向她，眼神卻只流連於位在她頭上正在旋轉的壁掛扇，她認為專業的老師也知道實情，畢竟於弟弟而言，一個會擺動的物件應該比一動不動的她還有吸引力許多，只是老師憐憫被迫陪同早療課程的她所撒的謊。</p> <p>弟弟穿好鞋子前，她只能在早療據點一樓閒晃，這裡擺放的教具琳瑯滿目、五光十色，她在陪同上課的過程中耳濡目染，能認出每樣教具的功能：積木是訓練精細動作，有聲書是訓練語言，圖卡是訓練認知……那些玩具被披上教育意義後更加無趣，她已經脫離喜歡聲光色俱全東西的年齡了，身在其中只感到頭昏眼花，而也要與那些繽紛同化似的，這裡牆壁不容許任何空白，貼滿了翩跹蝴蝶與絢麗花朵貼紙，唯有文字標語能裝飾之處不多，風格簡約反而最為顯眼，上頭寫著：「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價值。」</p>	

她冷笑了聲，卻又深信般，移不開雙眼。

她就讀的中學距離住家不遠，公車與腳踏車所耗費的時間相仿，但她近期更頻繁地選擇需要直面風吹日曬的交通工具。

自行車道坑坑窪窪，她享受著車輪猛然陷落而又騰飛躍起的快感，與常規相違讓她嚐到自由的滋味，但她同時也明白，藏匿於菜籃中的小動物難堪這顛簸，罪惡感便如梗著的刺，放縱越多次就紮得越深，疼得她只能騎上正常的道路。

將腳踏車停放在鐵皮車棚後，她趁四下無人之際拉開放在菜籃裡的餐袋，裡頭裝著她飼養的銀狐倉鼠——雪球。校規明文禁止不能帶寵物來上學，她只能用障眼法偷渡。袋中銀白色毛團在光的照耀下純淨耀眼，雪球豎起雙耳以後腿站立，這是倉鼠戒備時的姿態，牠專注而靜止的模樣也如同失去動力的發條娃娃，盯著面無表情的牠，她情不自禁脫口而出：「你在想什麼？」

雪球自然不會回答她，她自嘲般笑了笑，唰地關起餐袋的拉鍊，再度拉開時，光線甫落下就被無數隻手擠開，它們爭先恐後要去觸碰這隻柔軟可憐的小動物，雪球本能地逃竄，而魔掌終是將牠從匿身一隅裡攫出，令牠懾服於掌心。身為主人的她旁觀這一切，手裡提著水果乾、葵花籽等零食，招待員般為把玩雪球的同學提供餵食體驗，她所在之處人聲鼎沸，這使她看起來受歡迎。

上課鐘響，在數學老師入班後同學們陸續回位置，班上大姊頭則將課本和桌椅挪到她身側，木桌嚴絲合縫地接在一起，兩個人挨得緊密無邊。

大姊頭的數學能力天賦異稟，拿過校內外各種競賽的獎狀，深受同學敬重，而她也不吝嗇教導同學課業，因此在班上擁有不小的聲望。

她也不例外地將耀眼的大姊頭當成偶像崇拜，就在這學期初，她有幸被大姊頭指導數學，自那時起她就經常送對方回禮，大姊頭在數學課時偶爾也會坐到她身邊指導她，老師大概也明白這是同學間的互愛互助，從沒出言制止。兩人關係日漸步入佳境，她也認識了許多大姊頭身旁的朋友，對個性靦腆文靜的她而言，大姊頭的出現就如甘雨，為她乾涸的世界帶來蓬勃生機。

這份恩情無以為報，為了給大姊頭驚喜，她將飼養的銀狐倉鼠帶來學校，大姊頭玩過幾次後對雪球越發喜愛，近期更要求她每日都要帶來，雖然有些許顧慮，但她不會拒絕她的要求，且班上也有不少人對雪球感興趣，她也能藉此與更多人交好。

此後，大姊頭每堂數學課都來找她討雪球玩，在這堂嚴肅而又無趣的課程中，她們開闢了處秘密花園，大姊頭是投身花叢嬉戲，但她是轉身後閉口不談，真把此處當作秘密。

「讓我看雪球。」大姊將課本翻至指定頁數，上頭早就做好了預習筆記，優等生的形象表露無遺。

「嗯，好的。」她猶豫了一會兒才將餐袋提到大腿上，桌子和抽屜的陰影完美遮蔽這一方空間。

「真可愛。」炙熱的吐息擦過她耳邊，髮絲揚起，撓過耳邊帶起一陣癢，她縮起身體，一偏頭就撞上大姊頭的目光。

她乾笑了幾聲，隨後故作鎮定地移開視線。在與大姊頭熟悉後，她發覺大姊頭看她的

眼神與看其他人並不相同，看她，就如看待穀中獵物，眼神中飽含著占有與放肆，彷彿下一刻就要撲上來將她拆食落腹。

大姊頭將爪子探入袋中追逐雪球，雪球分明身形小巧，隔著餐袋和夏裙卻能清晰感受到牠奔逃的腳步，腿根的皮膚不斷被刺激，她因難耐而夾緊雙腿，但雪球要與她作對似的，不但在她最敏感的地方打轉，甚至還加重了力道。教室裡唯有粉筆敲擊黑板的清脆聲響，她小心翼翼地吸氣，又戰戰兢兢地吐出，不敢發出任何可能引人注目的聲音。

課間，她抽了幾張衛生紙慌忙前往衛生間，再三確認鎖好隔間的門後才蹲下，身體的反應讓她落入噁心的螺旋，竭盡全力才忍下嘔吐的慾望，那些黏膩濕熱的感受如同被猛獸銜在巨口中，深沉的恐懼油然而生。雪球的身體有這麼重嗎？她不敢細想，卻也阻止不了蔓延而上的顫慄。

她出來後撐在洗手檯盯著鏡中冷汗涔涔的自己，那模樣既弱小又狼狽，如同為了成為獵物而生。早療機構的標語迴盪在腦中，她意識到了自己若不做點什麼，將永遠都是他人的盤中餐。

放學後她繞去早療機構接弟弟下課，今晚母親要加班，她必須負責照顧弟弟一段時間。弟弟一如既往穿不好鞋子，但她既沒有母親的耐心也沒有老師的樂觀活潑，將布鞋隨意套上腳後就拉著他的小手離開，弟弟在路上走得踉踉蹌蹌，她低頭查看才發現弟弟的鞋子穿反了，腳跟也裸露在布鞋外，但她沒緩下半分速度，一心只想趕快到家，深怕他在半路上做出奇怪的舉動引來周遭行人側目。

開啟社區的格柵門時，弟弟猛然掙開她的手，向前抓住半敞的門扉，將門開了又關，關了又開，在這枯燥又重複的動作中，彷彿藏著浩大無垠的樂趣，儘管弟弟的面色毫無波瀾，她卻能感受到他的喜愛與執著。

管理員雖然不語，但目光透露著尷尬，她察覺後如芒在背，對弟弟喝道：「不能玩門，進去。」接著抱起弟弟逕往住家所在。

被阻止的弟弟到家後不斷哭鬧，以往她會拿起能夠分散注意力的玩具，利用在親子課程學到的技巧安撫他，但每回哄完弟弟，她只殘餘一身委頓無力，然而期末考在即，讀書的念頭在她心裡縈繞，身為學生，成績與排名如同華袍，她以往總是衣衫襤褸，但這不代表她不會想像自己光鮮亮麗的模樣，想要為自己努力的想法在腦中叫嚷，逐漸佔了上風。

夜闌人靜時，母親回來的開鎖聲響起，人在玄關駐足了一會兒才踏入客廳，接著是家裡的各扇門被仔細關上的細碎碰撞聲。最後，她的房門發出「咿呀」聲，母親的身影就站在被拉開的縫中，母親停頓了下才進來，像是在確認她是否已經入睡。

「今天辛苦妳看顧弟弟了。」母親本來想將小蛋糕放在她的桌上，但上頭被攤開的課本占滿，一時之間愣在了空中。

她又驚又喜，連忙將課本掃到一旁，空出位置。

「這麼晚了還在讀書，從前都沒見妳對課業這般上心。」

她拆開包裝後舔了口絲滑的奶油，愉悅地對母親嘿嘿笑了兩聲，說：「認真學習是學生的本分。」

「照料弟弟也是姐姐的本分。」母親看上去並不開心，欲言又止，最終只說：「早點

休息，別累壞身體。」接著便退出她的房間。

嘴中香甜頓時索然無味，她懊惱地思考，母親可能看見了弟弟踩壞的布鞋，還有那些她忘了去關好的任由弟弟玩樂的房門。

但母親並沒有責備她，也許，母親在看見熬夜苦讀的她後心生慰藉，不願計較了？

無論事實與否，這份猜想令她莞爾，就連躺在床上抱著入眠的，都是母親最後一句關懷。

翌日，她早起後倍感活力，身體宛如被注滿了勇氣，就在拿起布料輕透的制服短裙時她思索片刻，接著將其拋開，從衣櫃深處翻出冬季長褲穿上。

數學課時，她刻意將給雪球用的寵物水瓶放在桌面，大姊頭搬過來時注意力都在她不合時宜的穿著上，並無發現桌上的手腳。

「妳的裙子呢？」

「吃飯時不慎沾到洗不掉的污漬，送去洗衣店洗了。」她穿長褲是為了遮掩裸露的大腿，往後估計也會繼續穿著，若是未來又有人問起她為何不穿裙子時，她就能以「洗衣店弄丟了」的理由繼續遮掩。

「沒有備用的嗎？」大姊頭露出鄙夷的表情，卻沒有逼她回答，「算了，快讓我玩雪球。」

她依言將裝有雪球的餐袋放在大腿上，就在大姊頭探過來之際，她抓準時機迅速舉起右手，說：「我覺得答案是D。」

這個班級上課時向來就如同死城般毫無生息，老師只能孤獨地自問自答，這次她勇於舉手發言肯定嚇著老師了。如同她的猜想，老師瞪大眼睛看向她，緩過來後說了些感慨的話，並在與她互動下對此題做了更深入的講解。

她總在大姊頭有所行動時就舉手發言，雖然大多時候都是答非所問，卻也成功留住老師的目光。大姊頭一直沒找到時機下手，次數多了後似乎發現她的小心思，銳利的目光上下打量著她，隨後便安分聽完整堂課，兩人身在咫尺，氣氛卻宛如相隔天涯。

「擁有學伴對課業而言確有助益，同學們可以互相學習。」鐘響後，老師並不急著離開，「但是，不該出現的東西就別帶來學校了，看在妳表現不錯的份上，下不為例。」老師雖然看向大家，但話中所指誰都明白。

許多同學在老師離開後前來關心，她語氣惋惜，坦言沒將寵物水瓶收好的疏失，並說未來可能不能再帶雪球過來，眾人比她更扼腕，排著隊要與雪球道別，氣氛祥和之際，猝不及防的「匡噹」巨響從她身旁炸開，餘波過後僅剩一片闐寂，無人敢輕舉妄動，眾人瞄向浩劫源頭，大姊頭暴躁地拖走桌椅，危險氣息不言而喻。

於此之後的數學課，大姊頭不再靠近，兩人形同陌路，雖然保留了舒適的個人空間，她卻驚覺自己已然習慣上課時有人陪伴，而她也沒料想到其他同學見勢不對後與她漸行漸遠，突然拔除一切的空虛感令她驚慌失措，心頭被挖去了一角，焦慮從缺口流淌而下。

她並不討厭大姊頭這個人，只是對她偶爾的舉動反感才試著用些小手段反抗，但如今的情況仍變得一團糟，比起身體的不適，她更難以承受被排擠的苦楚。

又是個母親要加班的夜晚，她接弟弟回家後再度任由他遊戲門扉，令他別來打擾她學習。她正計算著複雜的數學題，才剛背下方程式準備應用於習題，弟弟不知輕重的玩門聲卻將其敲裂分散，就連才剛縷好的思路，也因噪音擾動而糾結卡死，她失去耐心拍桌而起，憤然甩上房門。

耳根子清靜了不少，她拿起原子筆，卻遲遲無法進入專心的狀態，那被數學制約的鬱悶感受不可遏止地糾纏著她，沒有雜音的空間反而成為更顯它清晰的溫床。

半晌過後，急促的電鈴聲闖入她的世界，她以為是母親忘記帶鑰匙，起身前就先告誡自己得先將家中所有門關好，抹除放任弟弟玩門的痕跡，卻沒想到一打開房門，映入眼簾的是位男子站在自家門口，再定睛一看，她才認出對方是社區管理員，但為何管理員能打開住家的玄關門？

「門果然沒鎖，妳是姊姊吧！快來樓下，妳弟弟出事了！」

她的心跳漏了拍，隨管理員來到一樓，弟弟癱坐在社區的格柵門內側，她來到他身邊後，第一時間竟是覺得畫面違和，弟弟的肌膚白嫩透亮，再加上穿著白衣，猶如天上仙靈降世，但觸目驚心的血漿卻從他的右手迸出，浸染透了給他止血的棉布，也玷汙了一身純淨。儘管她再怎麼嫌棄弟弟，當看見弱小的手足受傷時心臟也會如同被千刀萬剮，也會想要為他承受一切傷害。

「弟弟的身材太矮小了，我坐在警衛室裡沒辦法注意到他，當聽見尖銳的嚎哭時，才發現有人的手被厚重的格柵門夾住。」警衛來回踱步，焦急解釋，「不過妳們家怎麼會放任一個兩、三歲的小孩到處亂跑？弟弟要是跑到大馬路上，那……唉……妳媽媽呢？」

她抿緊嘴唇，本能地想要阻止母親得知訊息，是她沒看管好不懂事的弟弟才會讓他有機會打開家門外出，這場意外都該歸咎於她，那些殷紅歷歷在目，看樣子無論如何都無法隱瞞。她如同被判刑般垂下頭，顫聲報給管理員母親的電話號碼。

救護車載人來到醫院後，醫護人員拆開臨時的包紮，她也看見了弟弟的傷勢，雖然僅瞥見一瞬，那畫面卻深深烙印在眼底。弟弟其中兩指彎曲成詭異的角度，另兩指則是指甲斷開，血肉模糊，她光是看見，右手也跟著隱隱作痛。

醫生檢查完弟弟的傷口後判定需要開刀，母親不愧曾為主管階層，處事臨危不亂，兼程趕來醫院後還能保持冷靜聽醫生說明情況，處理前置流程時也表現得穩重不躁進，只是拿筆簽字時，她的手抖得厲害。

手續告一段落後，她們終於得以休息片刻，兩人坐在醫院的塑膠椅上，母親盯著天花板，她盯地面。忽然間，母親抬手從臉頰上擦去，原本平穩的呼吸也紊亂起來，她不敢抬頭查看，只感覺在母親瀕臨一發不可收拾前對她說：「弟弟可能要住院幾天，妳回家收拾幾件他的衣服過來。」

她趕忙跳下椅子打車回家。

打包換洗衣物花不了多少時間，她吃力地揹起大背包，知道自己應該要立即趕回醫院，但她壓下門把後卻推不開門，門後如有不知名之物正在與她對峙，而那物彷彿在阻止她，要她別這麼快就離開家裡。

她在門前蕩了幾圈，想到還能幫弟弟準備他喜愛的玩具，便跑回房裡收拾了幾樣，出來前，她又想起應該把所有門都關好，但是做完這些事情後卻仍打不開玄關門。幾番嘗試

無果，她甩下背包，背脊靠著門板滑落，平息後，她的思緒逐漸清晰，仔細想想，阻擋她的也許是恐懼。犯了如此彌天大罪，母親卻尚未責備她，在她預想的暴風雨來臨前，世界雖然寧靜，她卻得提心吊膽地過著。她將頭埋入臂彎擁抱著自己，暫歇在這避風港裡，港中有溫暖的黑暗，柔和的微風，還有魚屍的腥臭味，她又嗅了嗅，發現這不是錯覺，家中確實有東西散發著味道。

昨天才倒過垃圾，餐桌沒有堆放食物，書包裡也沒有偷塞吃不完的早餐……她在腦中彎彎繞繞，刻意避開某種可能，卻在刪除所有其他選項後，還是站到了那項可能之前。

鐵絲籠中的雪球並無待在牠的小屋裡，而是闔眸側躺在屋外的木屑中，儘管看上去是在睡眠，但照養牠數月的她明白，那並非雪球平時睡覺的姿勢，且倉鼠是夜行性動物，此刻應該在滾輪上活躍奔跑才是。細看之下，雪球亮麗的毛髮已變得黯淡無光，牠身形僵硬，只有人類手指頭大小的手腳呈現紫黑色，小口微張，一截舌頭掉出口外，腐臭味如散去的靈魂從此處湧出。

在飼養雪球前她做足了功課，知道牠們生性膽小、不宜待在過熱或過冷的環境、餵食飼料要注意營養均衡等，但自從她頻繁帶雪球去學校後，那些照顧要點她一項都沒做好，這隻脆弱的生物不堪折磨，終是離開世間。

面對寵物死亡，她無師自通，找了個不透明塑膠袋裝入雪球癱軟的屍體，再將籠中用品依照一般垃圾與資源回收分類丟棄，鐵絲籠還殘留難聞的氣味，弄得回收桶臭氣薰天，她心想不妥，便拎起籠子去陽台沖洗，就在水管冒出水的同時，眼角也跟著濕潤起來。

在弟弟休養的這些天，家中請了褓姆照顧他的生活起居，因此她有充裕的時間讀書。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她在期末考中拿到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績，難以置信的喜悅將她推上高點，她的心情飄飄然，手中拿著的成绩單彷彿不是單純的紙張，而是她的「價值」。

同學們對她露出刮目相看的表情，老師也在上課時稱她為黑馬，若繼續努力學習，說不定能考上城裡數一數二的高中，為本校爭光，甚至有同學在課間跑來向她請教讀書技巧，她感覺正在重拾前些日子的風光，這次不是依靠雪球，而是自己的能力。

多日不見的笑容在她臉上漾起，她幻想大姊頭也正在注視她，渴望回到兩人要好時光的想法在此刻高漲，於是她笑容燦爛回頭望向大姊頭的座位，然而，迎面而來的卻是對方寒如冰霜的背影，餘波未完全展開就被凍住，徬徨頃刻間鋪天蓋罩住了她。

晚飯時，她與母親的餐桌上僅有零碎碗筷碰撞聲，唯獨弟弟的兒童桌熱鬧，他因傷而學著用左手舀飯，常是舀了一大口，送到嘴中只剩兩三粒米飯，桌上便鋪滿了五顏六色的飯菜。

她躊躇許久，要與母親分享的歡欣早就對鏡演練過無數遍，卻在滑到嘴邊時又生生嚥下，吞回腹裡再排演一番。當母親喝完湯要起身時，她才抓住最後的機會焦急說：

「媽！」

猝然的眼神接觸令她怔了怔，母親那張毫無表情的臉與弟弟如出一轍。幸虧先前的練習，她回神後才不至於忘詞：「我這次期末考進步很多，有拿到獎狀，老師還在全班面前誇獎我喔！」

「所以呢？」母親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的詞句大力搗過她的臉。「只會讀書有什麼

用？我讀到碩士畢業，任職過眾人羨慕的國際知名公司，現在還不是被這般糟蹋？這個家只剩下我在扛了，妳弟弟又那副樣子，我很想休息，但我一刻都不能停！」

有東西摔碎在她的手背上，她低頭一瞧才發現自己視線朦朧得什麼也看不見，淚水隨著心墜下，期待將她推得太高，以至於失望時跌得粉身碎骨。她不願展現出難堪的一面，奈何親人所製造的傷害總被無限放大，她撐不住幾日下來積累的悲傷，它們沖破堤防，泛濫成災。

母親閉上眼，手握緊了又鬆開，提起她這些日子僥倖以為逃過的責難：「妳為什麼不幫我照顧好弟弟？」母親的聲音啞了，崩潰的她是一地銳利碎碴，銳利的寒芒逼人。「課業難道比親人重要嗎？身為姊姊不應該要照顧弟弟嗎？所有責任都丟給我，妳可真自私啊。」

她滿嘴浸染著苦鹹，一個問題也答不上來，徒留使氣氛更糟的嗚噎聲。那句「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價值」記憶猶新，而她卻發覺，她無法擁有自己的價值。

母親沒再說話，收拾碗筷到水槽將自己的碗洗淨後就進房鎖門，弟弟掀翻面前的碗，被母親開關房門的動作吸引後掙扎著要離開兒童桌，她在這一片狼藉裡淚流成河，喪失違抗逆流力氣的她選擇臣服，載浮載沉地飄回水波不興的死海，那裡雖然身不由己，但至少還擁有她失去的愛與人際。

隔天是假日，她一早騎著腳踏車前往寵物店，她站在銀狐倉鼠的玻璃窗前審視裡頭攢動的白色毛團，同一品種倉鼠的外表大同小異，她卻如鑑賞家般挑剔地東選西揀，沒找著符合心中標準的便前往下一家，黃昏時分才終於在市郊老舊寵物店尋到她所滿意的銀狐倉鼠。

上學時，她換上了能露出凝脂般大腿的短裙，騎著車一路顛簸，停放好腳踏車後，她掀開了菜籃中的餐袋，晨光隨著遮蔽撤開盡數灑進空間，照得裡頭的小生物越發明淨。銀狐倉鼠仰起頭拚命向外看，健康倉鼠的眼珠裝著明亮星辰，盯著她的模樣好似滿懷期待。她想起了牠尚未擁有名字，下意識環顧四周尋找靈感，幾個候選在腦中盤旋，她躊躇半晌，正要喊出時卻驀然失聲。

在她精心挑選下，這隻銀狐倉鼠無論體型與毛色都重疊著另一隻的身影，而在此身軀下的命運注定乖舛，她能預見待會同學們輪番蹂躪牠的情境，還有那頭猛獸嗅到獵物氣息後靠近的姿態。

她歉然說道：「你只能喚作雪球。」

（完）